



七修類彙卷四十七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玉華山樵

金華府東陽縣東山永樂初有自稱大呆子性天然者寓其間儀容俊偉趣識超卓惟披麻戴笠不服常服磐桓於山南村落與之遊飲者每得其詩畫詩畫雖未過人亦不塵俗將死囑主人曰歛吾屍懸於林木足矣主人卒葬之其邑里姓名終莫知之予嘗見

七修類彙卷四十七 事物類

一

其歌及稱王姓者曰宗兄是必王其姓而建文朝忠臣也太宗旣御隱其名於深山觀其時在永樂終身披麻號曰性天然大呆子可以知其心事矣然難必其是否觀其詩可哀也因述其事錄歌於藁歌云七年艱難走閩越日夜思親鬢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當時恨不早見幾扁舟一掉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自肥卽今寄食荒村裏佳士出迎常倒屣當歌對酒忍暫歡握手論心愧知己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爲君寫

此轉淒惻片雲零落何時還時或又號玉華山樵

九仙靈夢

先達朱士容海弘治間任興化府同知其妻有姪求
夢於九里湖夢一吏持文冊上堂則曰此舊科舉案
也開板視之惟一魁字詳夢者皆以必生男子後當
中魁已而果生男遂名魁兒殆弱冠日記千言皆以
魁解目之矣年二十忽病將危自曰魁字二十鬼吾
其休矣不數日果死子義姪夔求終身事得二句詩
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讀子孫愚予謂此貧賤耳
今果然湖仙靈異最多此特知之真者

馮提學扇詩

弘治間姚江董學憲副馮公蘭有同年嘉禾侍郎屠
某相遇錢塘屠談往與東郎中許奏事曰東已死於
軍妻子流落子官尙未艾乎繼而出棋局扇面索題
馮援筆曰白雲堆裏四公亭亭下只遺空石枰相逢
莫自誇高手一遍輸來一遍贏屠遂默然此亦善誚

歟

楊墳

宋楊和王沂中三亡之墓在湖州德清縣界於錢塘
子嘗親至其地碑盡零落墓必發掘一庵一觀乃香
火院也其道路橋厓門壁柱礎皆巨石所成觀其規
模亦大矣欲其爲百世計耳聞國初蘇州有尙書楊
翥乃其子孫而成化間有僞爲尙書之裔來認者爲
士民沈昌題詩於館結有慇懃寄與賢公子曾見崇
韜拜子儀之句遂去不復再至近於里人楊氏家見
有高宗與王之札十有九孝宗者十有二與其子樞
密者又八焉辭多軍旅之事間有問疾賜藥者其石
刻誠有飛躍之狀難得之筆也墨跡恐其贗本又有
碑文譜像自云王之子孫聞亦僞尙書之類歟

墨

後漢李尤墨硯銘云書契旣造硯墨乃陳則是有書
契卽有墨矣子恐特有其名或煤炭之類耳不然何
不見之於書史至漢尙書令僕丞郎月給諭糜墨二
枚似方有墨也至於五代則專工而精緻矣蓋後梁
南唐前後二蜀其主俱好文事各地置筆墨紙務之
官故梁有張遇唐有李廷珪父子蜀有李仲宣皆著

名當時傳流後世形製多圓而面則或龍或盤絲者
迨宋之潘谷陳惟達所造亦不減諸人也世止知有
李廷珪者由秦少游有廷珪之墨潘谷拜之而顯耳
今徽州出墨亦由廷珪家歛旣已顯著地遂同業焉

天竺觀音

杭天竺觀音像晉天福四年僧道翊一夕見前澗有
光視之得奇木詢人不識也因命匠者孔仁謙刻觀
音大士像今俗云沉香非也墨談以像爲元术取置
燕之玉河鄉建寺名觀音以奉志云匿井恐墨談所

七修類稿卷四十七

事物類

四

考多真如金陵志公泗州僧伽真身亦爲取置北京
慶壽寺爲聖容殿可知矣其廣大靈感之號皆宋世
所加因其靈異累朝所賜士民樂施龍章鳳輦珠貝
金玉設硃紅一小殿廚以貯子幼時曾見大珠數顆
珊瑚樹大小二株玻瓈瓶盞各一瑤冠一頂聞舊尙
有玉觀音玉鐘諸異寶乃成化間爲奸人王臣取去
今併所見者亦無矣然其香火之盛至今不替

墳陵有數

承天府獻皇陵寢之地其南五泉之野古有曰天子

墓今俗呼其地爲天子岡夫荆郢自春秋楚莊稱霸
以來代有竊據者然而未嘗埋玉我朝曾封郢王及
府而薨今則終於獻皇而生今上豈非其數耶杭南
山邵皇親墳之原基法因寺也寺後山壁有溫公篆
易家人卦於上道勁可觀寺前通衢地名太子灣也
其寺乃五代錢文穆王所建歷世殆五百餘年豈知
毀於嘉靖庚子然而家人利女貞五爻聘納后妃之
吉占又地以太子名遂成戚里之塚又非其數也耶

楊墳

七修類稿卷四十七 事物類

五

天順間有楊墳者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而於倭漆
尤妙其漂霞山水人物神氣飛動真描寫之不如愈
久愈鮮也世號楊倭漆所製器皿亦珍貴近時絕少
人惟知其絕藝不知有士人之不如者天順七年錦
衣指揮門達朝廷委以緝事理北鎮撫司事權傾中
外意惟李閣老賢袁指揮彬嘗得進言上前去之惟
吾而已於是摺據袁之數事奏之遂拿袁彬下獄考
訊苦楚莫能自白時墳憤然曰朝廷設科道欲其理
冤輔政於此不言可乎獨上疏論救達并擒楊下獄

且逼其供爲李閣老所嚇楊懼考死于獄乃誑達曰
此實李教我但於此招實無證見不若會請多官廷
鞠待我言之庶使李無辭矣明日達如其言奏上會
衆邀李出閣於午門前聽對楊旣環視左右大言曰
死則我死我何敢妄指人我市井小人如何得見李
閣老實是門達教我也達失色無言於是李尤見重
於上袁得從輕楊亦免下獄矣嗚呼此與張說之證
元忠不殊說何人哉填何人哉視當時科道何如哉
是可以一藝者目哉此可見古人一藝成名者亦由
聰明人品之所致豈近時工作者同哉

明天淵

元明濬字天淵胡人也世祖朝明安之後髯長數尺
仕元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改名來復見心而髯如
故太祖旣有天下召至怪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
出家爲僧吾亦任汝然去髮畱鬚亦有說乎對曰削
髮無煩惱畱鬚表丈夫上笑而遣之後承詔賜食謝
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
明雉尾座中紅帶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盃醞

齟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誦陶唐上見
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爲反朱耶又言無德
誦陶唐是謂朕無德雖則欲陶唐誦我而不能耶何
物奸僧輒敢大膽如此見心遂玉筋雙垂圓寂於丹
墀之下今有蒲庵集行世亦可謂忠於元而得道者
也惜元史不收

王天碧

仁和王天碧澄號雪村幼攻詩書有趙法里甲報吏
名於有司藩司因辭而怒焉撥授處州府架閣庫役

七修類稿卷四十七

事物類

七

既遠而冷也不得已就之一日因題馬一絕云一日
行千里曾施汗血勞不知天廐外誰是九方臯書府
門罕恩間府主見而問焉衆曰小吏王某筆也召而
詢曰汝曾爲弟子員耶對以農民太守駭而試以南
山晴雪之題雪村信筆呈云雪霽南山正坐衙瑩然
相對兩無瑕瑞光曉布三千里和氣春生百萬家未
可擁爐傾竹葉且須呵筆咏梅花豐年有象皆侯德
五袴歌謠徧海涯太守大喜遂集府佐諸子弟而館
之命人代其吏事一日太守至於館見課簿有對曰

三箇半鍾鍾半酒一邊雙陸雙星又曰嫩竹似村
姑遇節畧施輕粉殘梅如老妓下梢猶帶餘香因擊
節嘆曰有才如此不獲時位豈非命乎自是日得親
幸名聞士夫逮役滿歸杭杭運使聞而請代文移視
太守尤敬之自以出入公門不雅堅辭以疾日與文
士往來於湖山惜不及下壽而終有羹藜集傳世子
一槐今爲員外郎

鄒頤庵

宗伯鄒頤庵幹餘杭人在姪時父爲春坊庶子英宗

七修類稿卷四十七 事物類

八

皇帝一夕有夢召日官占之奏曰此大臣生貴子之
兆也上問廷臣唯幹父奏曰臣婦夜生一子乃頤庵
也上喜特旨每月給米一石及長登進士第累拜至
前職年七十力求致仕又五年始得歸仍勅所在月
給俸二石輿夫四人所居置東西二院以貯歌舞日
爲樂焉自懸弧以至易簣始終祿養亦有窮經白首
而不得一粟者彼何人哉

宋后道服

宋高宗之母章后今仁和學生員章朝恩乃其裔也

有譜像於家方面豐頤鳳目龍穎衣冠乃道人者也
上有國忌二行韋聞之祖先云后北歸至臨平因問
何不見大小眼將軍人曰岳飛死獄矣遂怒帝欲出
家故終身於宮道服也又云今臯亭山神道路乃后
之墓處子考史則云攢之永佑陵之西意此神道路
或家廟耳度宗后全氏廣額鳳眼雙眉入鬢然所衣
亦道服其像在新市民人蘇琪家蘇亦全之裔也國
亡變姓據蘇以祖父云此像乃后久北時手寫以遺
族者子考史后入燕爲尼於正智寺而終則道服正
宜第行時何卽畫此此必後傳之者也

琢齋先生言行畧

琢齋先生姓李氏諱璧字白夫廣西武緣人也弘治
辛酉舉鄉薦壬戌以一榜署教浙之蘭谿正德丙寅
起復補署仁和之教歷癸酉九載考績天曹以其才
能授四川劔州知州嘉靖甲午陞南京戶部員外弗
及任而卒焉嗚呼先生之在仁和最久瑛得其教之
深而知其學行也今讀當世大賢之文稱先生者又
不少惜伏草莽不能盡知先生兩任之政教獲先生

之狀銘風聞子孫微矣謹以所知者述之于藁證諸名公之言俟知其悉而有力者傳焉嗚呼昔歐陽公之作五代史閔負才立義之士沉淪下位恐致泯沒遂爲一行傳以傳之近代名臣言行錄布衣之士紀爲一例先生位已郎官學有成書政有成績世有名言不傳于史可乎因爲言行畧

先生貌古心易學博行謹嘗以己心爲嚴師有古人置黑白子之事謂古禮不知如不學也窮心于三禮之經謂古樂不知如無耳也特詣太常以求禮器謂

七修類藁卷四十七

事物類

十

天文不知如不識字也特拜靈臺郎以學之以學宮石經載之志而古所遺也則諍畱當道甘心受責以冠射之禮久廢士難成德則勉諭生徒時以習之以禮鐘鑄非其制則改作以復古音以門生貧不可學學舍敝不可講則皆出己財以資之葺之至于闢學正路構亭積書刊科貢之榜立題名之石釋奠有議諸鼓有銘雖皆公餘細事罔非克慎厥職無愧于師之道

先生好學能文而操行謙謹士林皆愛重之

見章尚書懋李

氏家
乘序

端重不苟詭隨徧交當世之士欲求超然遠覽惟古

是程者舍白夫吾誰與歸

見張布政吉
李氏家譜序

先生敏而好古嘗病鄉射儀節未備又以詩有燕享

通用之樂而無聲譜爰自考定皆有成書可誦此非

俗學之士所可爲者

見邵尚書寶
李府君碣

孝哉先生敬其親及其所樹况其親乎夫然後可謂

之子夫然後可謂之人

見湛尚書若
水敬止園記

白夫孝親悌兄極其純篤目筮仕以來直躬率士有

七修類纂卷四七

事物類

十二

古胡瑗之風鄉人自蜀者言劔州民戴太守如父母

路遺馬策人不敢拾然此亦白夫之細耳白夫志邈

伊洛道存明誠

見呂大卿楮
李氏家廟記

先生之爲人身小而量洪年少而學富貌質而心腴

禮恭而氣直言溫而行方善下君子善處小人故君

子愛而敬之小人亦不得以非禮加之

見鄭通判確
登雲別意序

先生冠服之樸容止之莊言議之確坐久而神益定

類古有道之士

見都少卿穆
送知劔州序

先生天分甚高篤厚而好古遇事確有定見講下士

薰濡德化靡不心醉而悅服

見陳府尹良器懷思十咏圖序

鳥詞兆元

吾杭吏部侍郎李子陽旻號東崖少有文名未第成化庚子秋試八月二日李與同輩八學晨叅忽五色一鳥飛入明倫堂盤旋不去諸生喧縱聚觀竟棲止於梁間凡二日乃去衆以此殆文明之兆歟東崖爲詩慶之文采翩翩世所稀講堂飛上正相宜定應覽德來千仞不但希恩借一枝羨爾能知鳩鵲志催人同上鳳凰池解元魁選皆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是

七修類稿卷四十七 事物類

十一

歲東崖果以易經發解明年下第春官癸卯冬杭西域人瑣懋堅以謁金門詞餞云人艤着畫船馬披上錦鞦催赴瓊林宴塞鴻聲裏暮秋天綠酒杯勸留意方深離情漸遠到京師應中選今秋是解元來春是狀元拜舞在金鑾殿已而甲辰廷對果魁天下一鳥一詞豈非先兆歟

宋朝試錄

宋朝科舉之日試士之題取士之數各朝不同載於文獻通考可知矣至殿試復有黜者而禮部所取第

一人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越衆抗聲自陳必得升
等若奚春卿歐陽公是也今節錄南宋二次殿試於
左餘可槩想也北宋料不大遠進士凡五甲每甲名
數不同大畧第一甲少也文公之科共二百三十八
文山之科六百一人會試鎖院二月十二日十八十
九二十則試詩賦論策爲三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
四又試經義論策爲三場四月初三日御試策一道
文公之科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賜狀元王佐以下
及第出身同出身十八日赴宴二十六日各賜錢一
千七伯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
黃甲敘同年謁廟反至初五日也文山之科五月二
十四日賜狀元及第六月一日期集所賜錢七日謝
闕十三謁廟二十九日賜宴與詩七月一日再賜小
錄錢如前四日拜黃甲敘同年又在禮部也籍貫之
下多添里分外氏小名小字并科舉幾次則同也錄
存紹興戊辰寶祐丙辰二科者豈非以其有朱晦菴
文文山之故歟

磁石引針蠲黃解漆物相生制有不期然而然者予嘗讀之傳記聞之長老或自己經驗者錄之于左以俟欲爲其事者之便也雞頭煮者以防風水浸之經月不壞生者一斗用防風四兩換水浸之可以度年鷓鴣之膏塗刀永不銹杉木炭畫路則螻蟻不敢過矣鹽酒蠟每一器十隻用皂炙半挺置中則經歲不壞好鹽中用皂莢于中雖箠籠盛之無滷矣衣帛爲漆所污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却以少水溶開水膠洗麻油頃刻可盡蓋膠性與油相着卽如米泔桐油亦然油污衣服用滑石末糝于上隔紙用火熨斗血則用蘿蔔嚼細旋擦卽去絹紙畫上墨跡用燈草漬水洗可去山查子和水淨炭同盛過時色不變而肉不壞犀角羚羊角先鏽爲片復以紙裹置人懷中久之出碾卽爲末也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又取指甲三二片置鉢中搗之不粘而易成末矣碾兔絲子搥紙條數枚寘其間則馴帖成粉香附子先去皮毛炒之焦熟而後投于水內候浸透漉出暴日中微燥入搗曰應手糜碎艾葉柔軟不可着力入白茯苓

三五片同碾則卽時爲末衣服梅黛烏花處用梅樹老葉同擦洗卽落銅器舊黑用香餅末和醋塗過夜明日水草一洗卽新矣好香油浸生鱗魚雖盛暑中經月不變又蒸過乾冬菜同肉炒亦然不出氣煮酒脚塗靈璧石其黑如漆洗之不脫缸裂縫先用箍定置于烈日中仍用炭燒縫處極熱却用好漚清末糝干縫處令其融液入縫待滿更用火烘塗開永不漏矣近用鹽生補亦妙橙橘藏綠豆中不損收臘月冰雪水浸諸般青瓜果可久酸酒每罈用鉛一二斤燒極熱投酒則酸氣盡去墨污衣用杏仁半夏生白果隨一味搗爛揉少時水洗則去垢膩者用著蓬灰或蘿蔔豆稽灰汁洗卽去喂鷄鴨以土硫黃研細拌食卽肥鷄下卵時食內夾麻子喂之則常下卵不抱矣肥皂淹鐵索過時可斷葶薺淹銅過夜卽爛用染坊淋退灰曬乾埋藏黃瓜茄子冬月可用用好錫打罐子裝揀好完橄欖入罐重紙封蓋縫可至夏也木槿葉揉汁浸絲絡則不亂清水揉梅葉洗蕉葛衣經夏不脆以艾葉投燕巢不復來猶不可過揚子金山過

不捕鼠矣蛙鳴聒耳以芝麻稽磨碎順風撒去則禁
駝糞烟可殺蚊蟲壁虱槐樹生蟲播鼓于下則盡落
青石不可以蘆束置上築之必碎蘆席蓋碑經露必
有痕珠子不宜近鐵器栢木尸氣故婦人帶以弔喪
多爆碎牛骨置池中水不涸也曬乾葶薺爲末炒猪
腸不宜蓋鍋熟時少烹白酒脆美有味

三元先兆

弘治庚戌科南直隸錢福狀元靳貴探花榜眼則廣
東劉存業也殿試未揭曉時靳以明瓊卽殿子六枚禱

七修類稿卷十七 事物類

六

于神前明早欲擲以決先後翼日適錢與謙至亦欲
與擲明瓊靳不得已告以昨故錢喜曰當與子賭也
下擲則錢乃六紅靳乃六綠二人皆喜後錢果中狀
元靳爲探花而劉則舊嘗有夢無福中狀元有福中
榜眼是歲應之

真如猫

杭州城東真如赤弘治間有僧曰景福畜一猫日久
馴熟每出誦經則以鎖匙付之于猫回時擊門呼其
猫猫乃含匙出洞交主也或他人擊門無聲或聲非

其僧亦不應之此亦甚異也

三福建

韓世忠揚子江戰兀朮已破膽矣閩人王姓者教以
土實舟射火箭遂得脫去至今人恨之矣德祐降表
無人肯任閩人劉褒然爲之繼此行省稱賀表文實
難于措筆也亦閩人陸威文曰禹貢之別九州冀爲
中國春秋之太一統宋亦稱臣辭若可聽意或有垂
乎不憐宋而甘心于元事誠可惡特亦偶然皆閩人
也

七修類稿卷四十七 事物類

十七

萬安劉氏

昔蘇子作三槐堂記以忠貞積德而子孫世享其爵
自以所聞所見而考之審矣予于萬安劉氏亦然也
劉自永樂來有諱廣衡者爲刑部尙書于成化初子
喬弘治間爲湖廣布政孫玉嘉靖間爲刑部侍郎元
孫唐嚴公今任浙之布政未艾也皆以進士至二品
一榜蔭職腰黃者不計焉然而起自有司者則民爲
之建生祠刻木石功德爲之足紀也

見歸安輝縣嘉興府

出臺

院者則力爲之勳權奸捍逆藩死生爲之不計也

見

劉瑾之疏赴
安慶之變

至於文章德義種種莫述自一事而言

尙書公一語而活鄧茂七之非黨數千侍郎公兩督
學政成就人材至今稱焉此亦傳之人而載之志矣
嗚呼常情論之祿及四代世已少矣俱爲大臣俱登
俎豆尤其少者也至于蒞政之所子孫過其地而感
德之民之孫子尙爾迎迓非德澤入人之深何能若
是哉嗚呼天道至幽而難感劉氏之志行有孚焉則
報之世祿之遠如彼矣人心至險而難孚劉氏之德
澤有加焉則報之愛戴之久又如此天人交感之道
何如哉噫予嘗聞其事矣得目其籍矣因亦有感焉
筆之以爲世勸

七修類藁卷四十八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譎類

魂不赴體

子嘗觀奇怪之事於諸家有全然非常理者固可謂異有深切於理者亦以奇怪記之豈非自惑於理歟如薛用弱記裴孝廉生魂馳鬼馬類世多有之聊述一事宛然如裴者復說其理以俟博學者正焉子友會稽朱朝儀袍語子曰父友三卿某素公直見重鄉曲凡有不平者咸取決焉一夕歸過溪瀨瀨中步石子偶滑遂爾傾跌起卽淋漓奔家至則門已閉固隙中見妻燈下紡績擊門高叫其妻曾莫之應私意曰吾豈死於溪耶今爲鬼耶何幽顯之判如此耶復思鬼可潛身從隙入以試之隨到妻所遂擲弄剪刀拍妻之額妻驚駭叫兒口稱頭痛滅燈以寢某惶懼知已爲鬼矣復出號泣走懇當境土神神曰汝素忠直可隨吾來至溪見形浮水面神令閉目推墮於溪遂覺之起視其地已非渡所屍流數里而天亦昧爽矣

歸語其妻膠合夜事子謂陰精陽氣聚而成形陰孟
爲魄陽氣爲魂魂升魄降散則死矣當其未散之時
或驚死誤死一旦魂離於魄奔走四出不知其爲死
也何也心震神馳不復根究雖同夢昧豈如偃臥安
靜神清氣融自可以反其形耶抑或氣盛知死而不
能反此却佯狂依附遂乃爲崇世傳有鬼者又非是
耶然久則散去故世間有鬼處後却無之至於善終
者無復言鬼蓋生時病已磨滅精靈死卽魂散若三
卿者一驚魂出生氣全在故乃如此使不復屍卽所
謂鬼矣此自然之理何必爲異土神率領之說亦理
所有蓋此具在祀典安有不當死而忠厚者神不救
哉

前知事蹟

予觀書每見先知之事以爲如山人之辦茶果康節
之議後事心虛之說此則非一日也又思史稱樗里
之智足以知身後之事及漢滕公掘地得石槨有三
千年見白日之說則三代以來已有數學事乃一定
但習之者特先知耳因節畧數條併錄於左以見代

皆有人人自不知耳隋煬帝命麻叔謀開河至睢陽
宋司馬華元之墓開穴漆燈棺帳過風皆化爲灰一

石銘曰睢陽土地高汴水可爲濠若也不迴避奉贈

二金刀

後麻叔謀被
砍爲三段

又掘至上源驛之東得一墓漆

燈煌煌啓棺其人如玉髮生過腹矣檢得一石銘其

字鳥跡之篆文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

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

泥丸更俟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備棺葬於城西

今大佛寺也

已上出
開河記

又衛先生大經解良人生而開

七修類稿卷四十八

奇譎類

三

門讀書周知歷象壽終葬於解良之野開元中大水

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漑鹽田掘至衛先生墓得

一石刻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又開元中江南

大水玄宗詔馬御史往巡之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墓

浸水公念之命遷於高原旣發墓得誌石誌後有二

十言曰爾後一千年此地化爲泉賴逢馬御史遷我

向高原驗其年果千年矣

已上出
宣室志

又江南保大中秋

日伏龜山掘得一玉函長二尺濶八寸中有鐵銘文

云梁天監四年秋八月葬室於是銘曰莫問江南事

江南自有憑乘鷄出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
安仁秉夜燈東隣家道闕隨虎遇明徵字皆小篆後
後主國亡知之蓋後主丁酉年生辛酉年卽位至甲
戌年國破應前二句矣國破時曹彬按甲於城南潘
美統兵於城北借古人二姓以明之東隣乃指吳越
錢氏家道闕是無錢也錢王弘俶小字虎子又甲戌
年亦舉國以入覲皆驗也又高氏據有荆南曰於山
庭鑿池得一石匣扁鑄甚固啓視中有篆銘云此去
遇隆卽歇至宋祖改元建隆國亡又沈彬郎中袁州

宜陽人卒之年自定葬地子孫發土至七尺有石片
旣啓下乃得石墓一所靈座花臺蓮花燈碗皆青石
爲之錐鑿絕妙又得青石銘曰開成二年開雖開不
葬埋漆燈猶未點畱待沈彬來

已上三事
出採異記

又宋祖築

殿得石有篆書曰歲在申酉汴京不守及徽欽北狩
非申酉年殊不知後杜充去東京之年乃已酉也又

嘉定中有厲伯韶者

俗稱賴
布衣

精地理之術至廣州爲

林某家看其先壟以今中衰者由祖穴向稍偏斜所
至因發地得石有文曰布衣厲伯韶爲林某葬此干

載谷食之地後學淺識不可輕改徐視石與原土封

微不同耳遂捨之

出水東日記

又至元十五年六月有軍

廝名狗兒者於杭北山橫衝橋壘土得一缺券云鴈

門馬氏葬此後云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

出武林舊事

又國朝景泰間洛陽兩農訟一石於府一云已耕而

得之一云出已土守知府令昇石來視則有刻曰大

明景泰乙亥知府虞廷璽爲我復興此窩其時正乙

亥府主南鄭虞廷璽也虞意康節窩遂爲建祠

出餘冬序

錄今省志所載無前十七字事恐涉術數而諱也又

七修類稿卷四十六 奇謹類

五

正德駕崩大學士毛澄迎今上嘉靖之駕駕至藁城

過橋偶爾橋崩有碑出焉碑文曰橋崩天子過碑出

狀元來則毛乃弘治癸丑狀元耳又建文時程濟陝

西朝邑人四川岳池教諭一日詣闕上書曰某年月

日西北兵起國當有難朝廷欲誅之告曰請繫之以

俟其時不驗誅之未晚也至靖難兵興適符其言遂

釋出使爲軍師護諸將北行同退北軍俄有徐州之

捷捷後不知所之後人見其暮夜往祭徐州勒功之

碑亦莫知所謂也後文廟過徐見豐碑問以何爲者

左右以前失利於此某人所立戰功次第統軍姓名者上大怒急令碎之復曰且錄碑中人名來至則碑已鎚折錄其名則程濟之名正值鎚處而不可辨矣後太宗登極照名誅之程得逃難始知暮夜之祭乃禴之也予觀此事則知前之十一事者亦若人耳深知理數但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可違也

夜叉

嘗聞杭醫吳景隆之妻產一子而青面無髮雙角夜叉之形產出將殺之遂被躍出窗外升屋而走吳集家人用布囊捕之捶死予未信也後見吳樂聞私抄中亦載此事始信爲實蓋二吳厚友也

柴光

正德庚辰回回新橋鄧副使家灶下有柴一堆忽然放光如月之明照耀牆壁移置他處其光亦然如此十餘日方止後亦無他事

鼠報

吳友主事張元吉應祺嘗言家有一僕善捕鼠擒殺甚多一日睡熟微覺足痛以手捫之乃一鼠嚙其指

也擊之不去遂拿鼠拽之亦不去痛極乃殺鼠劈口
方脫傷已太重血流滿牀席矣明日遂爲一瘡膿潰
經月痛楚而死苟或爲報應云

死者復生

吾杭崔家巷有漆匠杜鑑病死將月家人已置棺于
野一日欲火之啓棺見屍不朽因細觀之胸中復有
微熱但閉目不能言耳後月餘竟復生

五通攝人

餘姚郭姓民人新娶一婦過旬日適值元旦其婦粧

七修類稿卷十八

奇詭類

七

飾出堂欲拜公姑行至竈口倏然不見舉家四野尋
覓不得後五日聞半死於山間家人往救問之但曰
被二三人拖扶而去只從屋簷上過至則相合如醉
夢中今偶日出予在林木中跌下視其鞋統裳襪皆
已碎壞後或看守不嚴則又攝去矣不得已賣入於
新建伯家遂息人皆言五聖也

佛足生草

桐樹園祥符禪院新雕佛像未彩飾內一座足底生
草如芝草上分二莖齊曲仰承二足其端如掌大色

聞黃白發生之巧輝然天成杭民爭往觀之侍御郝公淵聞而惡之召責其僧輩遂枯死

錢穀能飛

吾友王蔭伯教諭銅陵時聞有王姓民初富後貧遺空倉數十間一夕聞風雨聲晨起視之則倉皆穀實之矣而穀每粒有二微翼如糠粃然歸語予則表兄諸廷佩曰予在山東日薄暮空中轟然有聲衆曰錢飛矣明日詢之城隍廟後某家得數萬錢予始信蝴蝶滿苑樹殆不虛誕

猪肉生字

吾杭嘉靖七年五月間官巷口屠兒李姓偶殺猪吳姓者買去未及烹第見油膜內字文隱隱起膜視之則油上如印成之書四行其色如蜜其大如豆其文曰羸官手璧兩身敵功在鷄魚則廉矣初行五字第二行二字第三行五字末行二字共四行似前後尚有字焉乃爲衆分買而食之矣此則親見者又聞嘉興正德間曾殺一猪背上三圈每圈中有王字一箇亦不知何說也

叅政夢

吳友叅政陸原博溥居主政時得寒疾一夕見二卒挾持而去至一大殿有王者峩冠博帶據案麾曰此非所當攝二卒復引而退行見門樓一座門上有先畫持援筆亦書一首回遇姻屬孫知府安趨前揖問孫以今日至此答之孫遂爲他卒扶去傍有大水漫漫心甚恐懼二卒隨推而下驚覺乃一夢也後家書至孫乃夢曰死矣人以此非地獄之說耶陞正郎又夢侍飲王者一人飲畢王命盡賜席間金銀器血陸

修類叅西八 奇譚類

九

辭之王曰爾不受當與爾一叅政陸心自以此何人斯從者曰此與獻帝遂醒後數年嘉靖入登大寶心恒以官必止於叅政無何遷陝右叅政赴任至靈寶憩息分司間見軟門有先輩數人詩章因咏一絕書之間黃河近遂肩輿視之明日疾作不可進矣卽沒其地嗚呼陸豈知死在於叅政耶題詩見水又知爲死之日之事耶前定錄之說何謬耶人可以妄心求

耶

狐狸

山東多狐狎而無狃。孫嘗聞狐狸成精能變男女以惑人。子嘉靖八年到山東以其事詢土人。土人曰：狐每夜半卽潛入貧家破屋，至臥榻中，出口受人鼻息。人覺聞其氣，駭曰：打皮狐打皮狐，然不知其去幾許矣。如此久之，便能縮形，地不可進，處亦能以進愈久，便能變化。遂與民間男婦相淫亂，各尋其雌雄以合。且善攝其財物以益主，其所私者死復移他室，人亦不甚怪也。有土工宋畱暮遇一夫，自言欲爲人役，話間隨宋至家，出錢沽酒對飲，醉後睡去，乃一純黑狐。

也。宋亦不驚，破明發語，宋曰：汝無福，吾之西關李某氏也。李乃青州府吏，其妻遂爲所染。又石槽城李堯，儒官也，祖母爲其所染，祖母死，母復被之家，有獵犬時或見之，遂吠以噬彼，則跳蹲於主身耳。又張姓者，乘車出西郭，見一犬追婦人，飛來顧，問婦人乞以附車，逐犬自言某地人，張遂載以去，抵家復求假宿，張不拒，而遂同寢焉。閱數月，自言我狐也。今當去，君明年此日見我於臨清某市，張如期至其地，見婦走索於市中，喚之卽下同至一酒館，歡飲數日，資以白金。

百兩告曰與汝緣數足矣再勿相從張回不知其所
向觀此則商人取以爲妾之事有之矣是皆見在之
怪而臨淄一縣之民子親聞之也

沈氏魚

仁和四都民人沈浩父子橫法侵漁水利嘉靖戊子
夏家人劈二魚已爲四片烹將食之其魚踴躍出盤
者三鄰里來觀猶自蜿蜒沈曰是何怪乃爾吾食之
食無一月卽罹水利之禍明年孰知長子又亡豈非
天假魚以兆之耶

康節生死

七修類稿卷四十八

奇謹類

十一

邵氏聞見錄曰大父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山行於雲
霧間見大黑猿有感夫人遂孕臨蓐時慈烏滿庭公
生髮被面有齒能呼母七歲戲於庭蟻穴中豁然別
見天日雲氣久之告夫人夫人至無所見旣長游學
晉州山路馬失同墜深澗中馬死公所傷唯壞一帽
熙寧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六月微疾一日晝臥覺且
言曰吾夢旌旗鶴鴈自空而下導吾行亂山中與司
馬君實呂晦叔諸相分別於一驛回視壁間大書千

秋萬歲四字吾神往矣無以醫藥相逼也後竟不起
嘗於史傳中言上古聖人之生死多有如是意或荒
唐今伯溫記其父安有妄耶此於傳中言行錄俱未
載而聞見錄又無刊本故特錄出以見康節誠異人
也此古今一見之者也

懷馬果報

嘉興萬石長懷氏者家富賓客滿東南以石爲庖池
池闕爲肘貫主翁歿已久隣有吳老人亦物故而尸
不寒三日不敢殮及甦自言曰初有一獐卒押至法

七修類纂卷四十六 奇譎類 十二

曹有官如王者傍執簿書人問曰汝壽未盡何遽攝
至卒復押而出索錢不行頃間見懷翁着械而來問
之謂曰吾當貸汝汝歸當爲我言之吾家殺生甚衆
罪皆歸我今受報百端吾不能爲若苦矣所可解者
惟有設大醮耳吳曰汝官人素不信此苟無佐證亦
徒言也懷翁曰冥中無可爲證但吾平生所積一一
語之矣惟牀頭之物夾屏風中四百兩兒子不知汝
爲我言可也吳領之及醒往語其子果然乃一如其
數又嘉靖甲午浙省考試官馬呈瑞入簾之久簾中

驛丞張煥夢考官騎後繫婦人之首騎奔八場張逐
之人頭曰勿救彼我特來報讐耳覺以告諸同事者
無何聞考官病御史以張善醫令入侍之則馬不可
治矣馬時尙了了但云驛丞爲我逐此婦人張詢其
僕乃知考官前任鎮江時斫死淫妾金氏昨過其地
遂動心得疾及死前一日語諸官曰幼嘗于九里湖
夢中舉後復入貢院欲易靴而或曰汝無靴矣昨入
簾覓靴不可得今非死之數乎嗚呼果報之說有之
耶有之乃奇怪也

僧轉世

修類纂卷四十八

奇譎類

十三

托生之說亦妄矣時或有之不可決以爲無也但聖
人之教不語怪耳螢雪叢說記前身之事多矣事不
可信但余觀英傑之士必多般若中來不知何也聊
舉宋人言之張方平乃瑯琊寺僧轉世見冷齋夜話東坡

是真戒和尚所投

見開壘新話

王十朋乃族叔之師嚴伯

威見梅溪文集

史彌遠乃覺閣梨之復生

見隆山雜誌

馮京記

已先爲五臺僧

見孫公談圃

真西山是草菴和尚

見癸辛雜誌外

集

至本朝尙書胡滌乃天池僧之後身

見墓誌

皆事跡

明白或自言或同時之人言詎不誣也

李林甫

子女翁曹和醇飲于陸允誠家主人割鷄將烹而鷄背宛然李林甫三字客皆驚而不食事動杭城後子聞而謂客曰千年之後林甫尙爲冥報事耶客曰癸辛雜誌所載耕牛批背之事亦豈爲妄耶正三世爲牛七世娼之意也洪武間吳山雷震蜈蚣背書白起亦此之類歟衆皆右之子因言劉公嘉話中有畫了解奉先私資入己反誓曰若爾當爲牛報後果爲人家一犢背有白文解奉先三字似此亦有之也但此鷄不應如此之遠事乃偶然當置之不言也

佛光

嘗聞釋氏云出佛與舍利子之地每有光焉余未之信也後見王嵐峯念守潯陽時遊廬山有記記云至捨身崖予方股慄膽落不敢前一僧踴躍拜曰佛光現矣初視紅色掩映雲端漸成五彩復圓如車輪如是者三余誦之猶以爲此山靈之氣偶爾見於文殊乘獅化現之地嘉靖甲午余在金陵遊大報恩寺寺

塔壯且麗可謂極天下者聞有舍利鎮塔下是曰同行者五人老僧隨之且曰善人登之時有金甲神人或五色光現不淨者有損焉衆聞之且見其峻險遂至二三層或四五層者余則竟行至頂意其言之妄也不意出寺數十步偶爾回觀則塔上橫射光彩真如佛圖所畫遂指衆而見之此又不知何說

耽詩成癖

元人劉昂有山雨詩云嵩高山下逢秋雨破傘遮頭水沒腰此景此時誰會得清如窻下聽芭蕉余常哂

七修類稿卷四十八

奇詭類

十五

其上下淋漓清在何處近時海鹽沈某因誦離騷經而得二句曰叢蘭芳芷滿東臯閒步春風讀楚騷然下韻不接因久思誤墜崖下人方驚扶乃曰好也好也遂歌曰忽憶靈均發憂憤墜崖幾折沈郎腰因思古今未常無對傾跌傷體寧無痛楚尙曰好耶皆耽詩成癖不顧其身豈非痴乎

五十三

蘇郡文徵明之父林弘治間爲溫州知府一日覺似病狀令人往九仙所夢夢仙曰孔老人之言卽是歸

告府主文莫曉其故明日升堂有老人來稟曰命解之木共得板五十六片三片朽而無用文曰此尙可以解多乎老人曰不可解矣文省昨日之言問其姓則答以姓孔遂驚怖而回衙病卽不起時正五十三矣同郡唐寅字子畏弘治間解元也嘗記九仙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語人亦莫知故後訪同邑閣老王鏊於山中見其壁間揭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唐驚曰此余夢中所見也誦其詞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之句默然歸家疾作而卒時年亦五十三也

托生

吾友金子良生女數日隣婦過而問曰某日官人生女乎家人曰何問也婦曰夢子女云然頸後必有白髮家人叱去後三月頸後果見白髮死前衛百戶朱卿生子方三日有僧來詢曰君家二日前生子乎朱曰何謂也僧曰是吾師轉世左平有硃砂志視之果然然亦不久死人以爲說破故耳

大禹之塚在紹興去城十餘里塚上直豎一石名曰
砥石如人家插槌可以動搖聞下可以線過然數十
人稱之又不能起蘇州有磚砌之塔名曰宮巷塔雖
高不過三丈大不過數圍人撼之卽動頂之風鈴每
爲人搖下因此塔亦每損每修今官府以欄木障之
好事者拄木以搖淮安清江浦廠中草園地上有鍤
錨數枚大者高八九尺小亦三四尺者不知何年之
物相傳永樂間三保太監下海所造雨淋日炙無點
髮之縮視之真如銀鑄光澤猶日用於世者

七修類稿卷四十八

奇詭類

七

武侯兵書

廣西全州山上有武侯兵書木匣歲或一換新板於
外子舊曾聞之未信今大中丞顧東橋云親見也

生老病死苦

聞見錄載熙寧中王荆公改新法日爲生事曾魯公
年老依違其間富鄭公稱病不出唐叅政與荆公爭
直不勝疽發背卒而趙清獻惜之遇唯叫苦而已時
人稱爲生老病死苦又中吳紀聞載吳江邑小地狹
崇寧中遂於縣東隙地置儒學以養生員置養院以

存老者安濟坊以養病者漏澤園以葬死者當時亦有生老病死之稱子以彼時亦有慈幼局以養嬰孩之棄者何不以此易去生員之生及增縣獄之囚豈非真之生老病死苦耶以此視彼則可謂一虛一實之對也

聖汗

北魏孝昌三年二月洛陽平等寺金身兩目垂泪遍體俱濕時人稱爲佛汗如此三日而明年爾朱榮入洛誅戮百官殆盡

見洛陽伽藍記

宋靖康元年正月立春先

七修類彙卷六

奇諱類

十六

一日京師太史局勾芒神流淚滴襟袖是年徽欽被

擄

見竊憤錄

正德間賊人劉六輩反於山東未至曲阜而

大聖人像面汗出其孫衍聖公以布拭之拭而復出後賊至盡擄每朝所賜豈非吾大聖先知其厄是亦淚也乎

女鬚

鷄肋編載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又宋史載都下朱節妻鬚長尺許徽宗賜爲女冠洪武初南京齊化門東街達達婦人亦有鬚鬚長尺許

卷四十八終

七修類彙卷四十九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譎類

鼻飲頭飛

元詩人陳孚出使安南有紀事之詩曰鼻飲如飯甌頭飛似轆轤蓋言土人能鼻飲者有頭能夜飛於海食魚曉復歸身者子見羸蟲集中所載老撾國人鼻飲水漿頭飛食魚近汪海雲亦能鼻飲頭飛則怪也昨見星槎勝覽亦言占城國人有頭飛者乃婦人也夜飛食人糞尖知而固封其項或移其身則死矣作書者自云目擊其事子又考占城正接安南之南而老撾正接安南西北信陳詩之不誣也

五更啼

弘治己未科學士程敏政爲禮部主考官旣入簾給事中華棗劾之以爲鬻題遂詔獄覈棗一時回護棗坐不實去有右棗者亦被罪當時雖廷辯然皆爲翰林諱而卒不得白但考卷命別取之故此科至三月方得揭曉而敏政不能無愧容矣後竄案置酒有優

人祇應扮出提雞者犬叫曰我有一隻雞價賣一千
兩一人曰誰家的賣得此價對曰程學士家的只買
他箇五更啼經題一座報顏敏政亦窘尋郎致政

海觀杜榭

海觀張天錫錫作文極敏捷而用事多出杜撰人有
質之者則高聲應之曰出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
也

二命肆

杭衆安橋有星士號秀山門戶蕭然後推一命因批

七修類稿卷十九

奇譎類

二

曰火入金鄉必主弟兄離散其人驚曰吾兄赴金鄉
軍吾兄弟俱送之至彼而病死是一火入金鄉而兄
弟離散也先生豈神人歟因薦譽之自是來者充斥
洪福橋有周主簿亦善此術歸休二十年日入於貧
遂設肆以資是日高坐嘆曰二十年做這許樣來屢
言罷休者數聲忽一人入簾拜曰我構此讐二十年
矣今欲往刺之而先生特爲相勸殆天所以啓我也
就出刃於靴中擲地而去亦自是溫飽二事暗合甚
相類也得失豈非自有時耶

王沂公生

文昌化書後載梓潼神降筆勸敬字紙文又曰宋王沂公之父見字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拍其背曰汝何以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會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會後果狀元及第誠若是則吾夫子亦有輪迴果報之事乎老杜所謂孔子釋氏親抱送者非欺我也可發一笑

十七字詩

七修類彙卷四十九 奇諺類

三

正德間徽郡天旱府守祈雨欠誠而神無感應無賴子作十七字詩嘲之云太守出禱雨萬民皆喜悅昨夜推窗看見月守知令人捕至責過十八止曰汝善作嘲詩耶其人不應守以詩非已出根追作者又不應守立曰汝能再作十七字詩則恕之否則罪置重刑無賴應聲曰作詩十七字被責一十八若上萬言書打殺守亦晒而逐之此世之所少無賴亦可謂勇也

苦井

北京蘇州衙衙有苦井焉弘治間正月旦日清晨有
術人汲其水往甜井中易水而來向井呪詛而下之
此井遂變爲甜水至今土人言之亦奇也

排笑詩

蛙翻白出澗蚓死紫之長二句人皆以此訕口而不
知出處殊不知此宋室有滔大使者好爲此排笑之
詩也初哲宗炮艾舉此以娛故傳之也詩云日暖看

三織三見蛛絲織網風高關兩廂出遊遇左右二廂官蛙翻白出澗腹白

似出字而少長撥飯聽琵琶與飯時聞琵琶鳳求

一修類纂卷四九 奇譚類 四

鳳持餽接建章持餽時接建安章秀才歸來坐簾下打殺亦何

妨見門上鍾虺打鬼又一日雪作哲宗問有何詩方吟二句

云誰把鷲毛空處擲玉皇大帝賣私鹽皆此類也前

載說郭後載羣居解頤近時成化間寧波好事者有

一詩嘲分守官云布議蘇崑李布政司案議蘇州崑山縣人姓李分

寧只點工怒揮門不炮以指揮門不放炮責鋪夜無籠籠燈籠也

庫出收堦曬盤庫出堦收人家曬物生燒接縣東生日燒紙接縣家東西

買真兼得皂爲買真皮靴并要皂靴畱綠老宜慈買綠坡鋪戶偶持慈白者

至則曰老由滔大使始亦宜之

諺語歇後詩

海鹽天寧寺僧明秀都綱職也攻詩字奔走勢利嘗
上一達官詩犯其所忌被責便下軍人王茂元嘲以
歇後諺語有箇利市仙官也天寧不毒不禿也因上七步
成詩也打出週而復始也言雖鄙俚因僧致戲頗得規誠
之意

五空數

金人田特秀轉運使也母妊時問仙仙曰前中後是
五五三十五生死與成敗逍遙在廊廡莫識其故

七修類稿卷四十九

奇說類

五

後生時五月五日午時以爲合三五之數矣豈知因
其生遂名五兒所居里名半十行當第五二十五歲
鄉府省御四試皆中第五死於憂午軒壽五十五八
月十五日也弘治間蘇州學生陶麟因科舉祈籤於
江東之神詞曰到頭萬事總成空是年不第以爲終
無成矣後應貢豈知編號乃空字正德丁卯領鄉薦
辛卯登進士卷號亦皆空字二事真可謂巧也

如玉遇鬼

錢塘醫士張璉字如玉與同醫張用道相善弘治甲

子用道卒于家如玉行醫徽州弗知也越半歲返家
出市遇用道於仙林橋相揖畧問起居用道似有愁
色如玉詢其來則云適在褚家堂舍弟家中飯也後
如玉訪友馬浩瀾詢用道生業如何馬曰已歿半年
矣如玉大驚具言相會之事二人駭愕翌日扣其弟
果是日祀其兄也此事親聞於浩瀾者由此觀之則
牛僧孺所謂世間人鬼雜行但人不知鬼也及隆山
雜記洪楊祖復遇死妓而官員遇死妾者皆不妄也

馬王終事

七修類稿卷十九 奇譎類

六

嘗聞士宦死時恍惚自言去某地爲神或彼地之人
附體以言之子則以爲怪不足信昨見少師馬公文
升誌銘云公終後明日里人有王姓者自葉回忽遇
公於途見公蟒衣玉帶騶從甚盛若素出師之狀拜
而別之歸家聞公死矣又餘姚布政王公恩死之日
有梳頭人倪姓者住隔公家十五里清晨見公輿從
出行以其素執役於公拜於道左以俟公過翌日至
公家則公病而歿矣此親聞於公之長子元甫豈皆
虛語哉此或左氏所謂在生用物宏而取精多故有

是歟

三天

婦人再醮有不得已者亦非也况吳有婦人乃縉紳
之女家富而識字已嫁二夫其夫復死將再醮焉士
人恥之有嘲一絕以戲之者詩云辭靈羹飯哭金錢
哭出先天與後天明日洞房花燭夜三天門下會神
仙

韻府羣玉秀才

海虞吳訥宿儒也有文章辯體行於世以士無根據

七修類稿卷四九

奇詭類

七

之學而小小記聞者謂之韻府羣玉秀才亦可謂善
喻矣

陳韞桶

陳韞桶相傳宋仙也能道徽欽事甚悉跣足蓬頭冬
夏單穿衲衣一領衣甚舊而不汚鬚鬢斑白目一色
若蒼玉然可半百人矣名公皆欲求見隱顯不測今
日江東明日關陝非自來不可得焉吾友王元甫弘
治間會於揚州官舍所言甚平易時坐於藥欄之上
弟元敬以火銃擊背如不知者事飯而去昨聞太常

盛公端明云有傳乃晉人文似宋作也

姨夫錢

杭有無賴子某祖起延商貨賣後至無賴因不事生而貧矣然尙業其祖父有客至則入其財爲己有客索時則又俟後客之貨轉賣以償焉年復年客復客名曰姨夫錢蓋以夫死姨復可以嫁人之意耳後被人謗則自解以戲曰我家開行數十年何常拖欠客人錢後客移還前客去客人自欠客人錢子以此言雖但甚爲蘊藉無賴亦聰明子也惜不用此以治生

七修類稿卷四十九

奇譚類

八

哀哉

婚券相合

錢塘定北鄉大青嶺居民邵士賢成化間一產三子皆不育踰年復生一子小字回官旣越月士賢行於隣左沙中偶見白物隱出掘之得一銀牌上鑿云陝西蘭縣民人回官本年丙午九月二十二日午時建生凡二十二字正與士賢之子相同但不知爲何姓牌之背又有花籃二十五對等字乃婚券也人多見之逾三月回官亦死此不可曉者也

諸瀾愛棺

姚江諸瀾鄉進士也寓於姑蘇僧舍者年餘廊有壽
函木甚美瀾愛之出入必撫之曰好材居無何瀾客
死僧遂以價請於主人而殮之及開看內題所製年
月則正瀾生之日也亦可謂異哉

太守對

吾杭鄒大參虞善諳知延平時親友皆爲其討繡花
補子益補乃延素產也後到任則延乃四時多筭而
補絕少回與人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人莫不笑

七修類稿卷四十九

奇諺類

九

予聞而語曰昔陳亞知恩州到任與親友書曰使君
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螳螂一文兩箇真實不虛二公
豈非其切對乎

諺語至理

御史初至則曰驚天動地過幾月則曰昏天黑地去
時則曰寂天寞地此言其無才者也賒酒時風花雪
月飲之時流星趕月討錢時水底摸月喻世之無賴
者也未娶時越河跳井旣娶則擔雪填井娶久多生
不能養育則投河奔井此言雖戲皆深致於理也

豐李夢神

吾友吏會主政豐存禮坊鄞人也高杭構疾舟中勢將危恍惚見老子於帳外爲豐取手針之家人見其出臂將欲與之收被中則豐言欲飲食也明日遂愈又庠友李世傑應魁一日得疾月餘不解羣醫皆以必不起矣夜夢梓潼授藥一九促令食之覺後似少愈焉明日醫視脈症卽曰可救矣旬日亦痊二事于親見之者

詩人無恥

七修類彙卷四十九

奇蹟類

十

江湖遊士多以星命相卜挾中朝尺書而奔走闔臺郡縣以餽口因之爲生涯也然而詩人亦甘心於是者如宋壺山自遜一謁賈似道獲楮幣二十萬緡是矣所以不顧廉恥而望門倒屣爲闈者厭甚可愧也近見金華一友慣遊食於四方以賣詩文爲名而實干謁朱紫有私印一顆其文云芙蓉山頂一片白雲其自擬清高如此友人商履之嘲曰此雲每日飛到府堂上聞者絕倒

異胎

弘治甲寅四月湖市賣魚橋草營巷有生兒一頭兩面雙耳四足男女皆具者其家怪之棄於市河中行丐收之人有求觀者索錢一文子以此必雙兒未判者也是年十一月嘉禾橫橋有航人李碩者妻臨產腹痛欲裂生一鰲而手足則人也蓋此婦生居澤國所見必多此物氣類相感而然耳古有胎教詎不信夫

盜酒令

予嘗同羣士會飲有行令欲以犯盜事爲對者遂曰

七修類稿卷四十九

奇譎類

十一

發塚可對窩家繼者曰白晝搶奪對昏夜私奔衆曰私奔非盜也繼者爭以此雖名目不倫原情得非盜而何一人曰打地洞可對開天窻衆又曰開天窻決非盜事矣對者笑而解曰今之斂人財而爲首者尅減其物諺謂開天窻豈非盜乎衆哄而笑又一人曰尤有好者如三櫓船正好對四人轎衆方默想彼則曰三櫓船固載強盜而四轎所擡非大盜乎衆益哄焉坐有四轎之客不樂予曰涇渭不倫清者當稱四科入四輔轎云乎哉濁者豈曰盜焉真可謂四獸矣

衆然之而樂

中酒千金方

嘗聞中山武寧王玄孫徐某一曰與畫師吳小仙太醫孫院使宴飲命吳畫女樂諸子及孫吳陪飲之圖畫畢徐喜曰惜欠風流題客過曰太常卿呂常見而題歌一篇首曰吳生畫手稱絕奇老我措大能評之麗人舊讀少陵作此樂獨謂君侯宜徐曰不必諛我但要寫當日實事耳呂然後鋪敘家樂援引典故通篇儘佳末云吳生吳生欲闡揚自畫白晷居侯旁如何更着孫思邈中酒却要千金方徐大笑曰是日果中酒也聞者絕倒予讀九栢藁果有此歌呂可謂善戲而徐則癡人前不得說夢耳

覓利太守

正德間嘉興太守羅以新絲鍋鐵照斤數而易人網中鋼針唐夏侯彪以萬錢貨雞子幾何候雞母抱兒成雞然後收之以萬錢貨筭若干待其成竹然後納官吁古今豈無對耶

神木

永樂四年取木於蜀之馬湖府計庸萬夫之力方可
出水一夕木自達於途行聲如雷巨石爲開膚寸不

損事聞廷臣稱賀上遣禮尙番賜賚香往答神休詔

有司建祠歲祭見蜀文穆公集他書又云有山呼聲者三震

動天地今京師木廠曰神木亦由此也聞其木尙存

一二心已腐朽人可於腹中行過嘉靖癸卯四月朝

廷建九廟命內弟主事吳宗乾取木於湖廣辰州卯

洞其木竟頭高丈六用力尤艱於前死夫不可計得

至水口忽風雨一木復入於山曲處餘木得達聞河

河又無水難行吳祭而禱焉明日雨注而八者出增

水三尺矣此皆可見朝廷之福神助之也

換字詩

嘉靖中吾杭有好爲六朝詩者不獨巧麗而且欲用

不經人道之語易字換句遂至妄誕不稽皆碍難通

矣吳友編修金美之作詩嘲云何處歌新調旖音旖

旖音旖固不羣剪花金瓊瑣鬪葉玉紛紛巧疊空中錦輕

裁水上雲自慚心太拙到此不能文又虞子匡一日

遞一詩示余曰請商之何如余三誦而不知何題虞

虞

曰吾勃時人換字之法戲改岳武穆送張紫崖北伐詩也其詩曰誓律颺雷速神威震坎隅遐征逾趙地力戰越秦墟驥蹂匈奴頸戈殲韃靼軀旋師謝彤闕再造故皇都岳云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月氏血旗裊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不過逐字換之遂撫掌相笑今時之弊之如此金詩旖旎二字不知者又譏之當爲仄聲倚你者

丹鉛論
已辨

虞雖一時謔浪深似諸子之病

箕仙多鬼不可頻召

七修類纂卷四十九

奇譎類

十四

金陵士人顧某數召箕求詩一日得詩云天冷山城二鼓敲雪迷洞口路迢迢雲窻童子燒松火待我鸞輿下碧霄請書名則又寫二詩云古來花貌說仙娥自是仙娥薄命多一曲霓裳未終舞金鈿早委馬嵬坡又云昔日長安一太真君王一見笑傾城洗兒故事今何在只問蓬萊玉色人後累召累詩言貌言情其辭不一遂爲所惑意欲一覩真形以暢平生之所慕淫慾熾矣忽薄暮有婦人自空而下然亦畏死而失聲驚走家人共守過夜明日方念則婦人又至恐

怖懷憂無時寧息將至喪心者焉後得一二友人挽之遠遊久而方絕一也又杭人召箕久遠得其所資語之曰可與仙翁一見乎拒曰幽明相隔不可也過日又懇其久好寧無一會耶仙曰明日侵晨當於後園梅樹下會也至期則見其縊死髻尸懸樹一怖病幾死此二事正與夷堅志女鬼惑仇鐸者相類人之不可惑於邪也如此夫

帝王淫亂

人有恣其淫性而不顧五倫真獸類也作始者寧容

七修類稿卷四十九

奇譎類

十五

誅耶書之簡編寧無污耶然古有書惡人於座右所以戒將來予特錄出不特使人人皆知其惡而爲萬世罵名亦所以誅惡於既往父奪子婦魯惠公子息姑所定宋女色美娶而奪之楚平王之奪太子芊建所定秦女唐玄宗奪子壽王瑁妻楊氏爲貴妃父亂子妻春秋蔡景侯爲太子般娶楚女爲妻景侯私通之般遂弑景侯子收父妾晉獻公烝父妾齊姜衛宣公烝父妾夷姜厥後唐高宗立父妾武則天隋文帝陳夫人太子廣烝之兄收弟婦唐太宗收齊王元吉

妻楊氏生子明姪收叔母後晉出帝納叔母陳氏爲妻又有父收親女金熙宗殺其弟胙王奪其妃諸王兄弟之女皆淫之甚者淫及親女姪完顏亮弑之自立亦淫諸女及妹叔母皆淫之又殺親母惡尤甚焉弟收兄妻北齊武成帝收嫂李后兄淫妹齊襄公通其妹魯桓公夫人文姜後北魏之孝武帝通其妹明月公主蓋自襄公始也君淫於下陳靈公淫夏姬姬之子夏徵舒弑之臣淫於上嫪毐通秦太后後審食其之通漢呂后臣娶君后元泰定皇帝崩丞相燕帖木兒娶其后爲夫人其帝家之公主四十人俱納爲妾若夫觀淫爲樂者自商紂使男女裸體相逐爲嬉其後宋廢帝幸華林園使宮人裸體與左右爲樂

白起

輟耕錄載白起王皮對證事且言當時朝廷知之差進士高哲督察余意自秦至元千百年矣就使有報應之說王皮何不當前對之耶豈前時又不可勾攝之邪設使信之則洪武已酉杭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一條長尺許廣二寸身有殷色楷書秦白起三

字武林紀事亦一證也是可信耶謂之怪也

前定

吾杭張子清濂嘉靖辛卯中省元榜有秦鳴夏者其父垂沒時如夢中語曰此見張濂榜舉人中後語子清言及是事追數其年則張尙未生也又聞先輩淞江張黼未第時夢人告以登科在狀元先覺而思之吾必無分於試錄矣豈有名先狀元者乎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而十六乃鉛山費鵞湖宏殿試費爲狀元計其夢亦費未生也

白血無血

七修類稿卷四十九 奇蹟類

七

宋建炎間荊州長陽民婦向氏被賊皮仲執之不受

辱被害人見其白乳自吮流至踵荆州誌又元王伯顏

至正九年爲福寧州尹被賊王善執之欲降不屈挺

頸受刃頸斷白液如乳後以陰兵助州滅賊見元史正

德七年流賊陷上蔡上蔡知縣霍恩被執罵賊不屈

斷頸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然世之戲言白血此或

可擬也又宋李庭芝死節時血無一點見章君予以

四人男女不同皆英烈忠貞者也古人亦有然者不

知四人何又如此之異

數兆於字

夫吉凶固惟人爲而事必有一定之數也或人言破
之速見其驗予以耳目所記如漢岑彭建營於彭亡
之地遂爲客刺蜀龐統遇落鳳坡射死唐李懷光叛
逆至埋懷村爲馬燧斬首宋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
後賜死潭州不忍自盡仰見所居之樓扁曰平楚就
縊子瞻貶儋州子由貶雷州魯直貶宜州人言大蘇
立人可也二蘇兩在田上其來未艾乎宜字似直字
黃之蓋棺像也後俱如言本朝景泰辛未狀元柯潛
人曰柯有哥音潛有旋音正統其回鑾乎未幾正統
北還弘治乙丑狀元顧鼎臣人曰鼎成龍去事可寒
心不久孝廟升天正德末寧藩謀亂師渡黃石磯而
敗亡豈非王失基乎

七修類藁卷五十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譎類

繫虎陰

四明象山縣有樵童入山偶遇脫窵之虎行倦而氣促攫童坐身下虎陰偶在童手童一搔摩之而虎似欲之之狀特出陰於童身一隨其摩焉久之虎睡而鼾聲出焉童左右視之側有樹根之竅思腰有縛柴小索卽以一頭解繫竅根一頭縛虎之陰盡力一掙而脫去虎咆哮不能行童歸語家人衆驚且笑而且往觀之則虎已死於樹根矣此得於本地同野王大叅之言予初聞之不能掩口深思爲人呵卵而受害者亦衆矣豈獨虎也哉

左道

持堅入寇時會稽王道子以儀物鼓吹奉以相國之

號求助於鍾山之神

見堅傳

故堅後見草木狀皆人形

也天寶間西番寇西安詔不空三藏誦咒讓之忽見

金甲神人不空云此昆沙門第二子往救西安矣後

西安奏捷亦云西北有天王現形勝之朝廷因勅諸
道立像見說郛故今佛寺有天王堂始此嘉靖庚子山
西虜賊入寇朝廷揚旛設醮仗劔呪詛以禳之後奏
捷適是日也以子論之左道之術亦或有之助正不
助邪也故三事有驗而王昭遠之六丁不驗矣

林同知

吾友僊居林同知應麒未第時父夢子第十名已而
果然既中同年嵇世臣之房主夢林中一百六十八
其父夢中第四甲進士八十六意者嵇之主人不當
夢林四甲例之無者豈知後四科方中是爲四甲士
矣數則一會試一殿試者奇哉

代死失火

周允江右吉水文襄公忱之孫也爲人公直愷悌術
士每推其命止於五十二歲嘉靖二十二年爲廬州
二守適當其時一病脾胃再病傷寒自以必死矣夜
夢神人語之曰汝行事多善當有人代死明日羣醫
視疾罷有老醫出府偶爾傾跌觸石而死周之疾自
此愈焉北京西江米巷正德間有土人夜歸見一人

布石灰於地圍長數十丈至門首灰迹亦存意巡邏者之所爲矚其遠去而掃除之數日後其地火發獨遺土人之室因作醮事謝天醮罷焚紙而飛火復燒其家始悟石灰之布火數也掃之而不焚今報之而復然也予意人可代死則富貴者長生火可遮飾則神亦不明矣是夢也死也疾之愈也火也復然也灰之布與否也皆偶相值耳或者神固欲之憧憧顯驗彰彰示衆是特假此二人也苟謂事事如斯吾未之信矣

種牙

嘉靖初有鄧雲翁者福建閩縣人少遇異人授以種牙之方其法欲治者先令尋活鼠一枚然後至其家俾患者飽食而吞丸藥七粒復與沒藥入湯嗽口片時牙皆動軟可下矣下時洗淨而記其序焉復洗牙齦乃用生鼠去皮腸和藥搗爛成膏依牙之序逐枚蘸鼠以種原孔三日不可食亦不饑由前丸藥之功也凡延治者通種過則至死如少壯之齒有懼而只使醫其病者則他日老而不種者皆落而種者堅固

也往往士大夫多受其益真仙方也今聞死矣子亦不能傳

喫苦稱冤

禱雨用蜥蜴以其能致雨也宋熙寧間旱令捕蜥蜴一時無獲多以壁虎代送官府民謠有壁虎壁虎你好喫苦之說國初大江之岸常崩人言下有猪婆龍也一時恐犯國姓之音對上祇言下有龍也太祖惡與元同音令捕始盡時亦有癩龜與壁虎哉孰得與呼世受誣而被害者不知其幾龜與壁虎哉孰得與

七修類稿卷五十一 奇詭類 四

雷霆抗哉

許吏部

成化間許尚書縉巡按山東時有曹州知州任久不陞憤而造樓於州前名曰更樓實翫月飲酒所也然素恃才不得於儒學有生員王某因許觀風來曹遂稟知州之過并言樓事許因盤州庫藏致詰更樓當改爲庫樓於內可也遂坐令拆毀毀間見有巨磚上書許吏部許吏部拆了更樓造樓庫氣殺 知州喜殺了王知固因問此何人書也工匠以當時有瘋道

土來寫者許已愕然後爲天官而王生員爲固安知縣遂傳之人人以爲奇事予以今崑崙又爲天官豈非二吏部乎

竹米

竹結實如麥則見於晉元康之時如米則見於唐開成宋咸平之時然不言其色與味也嘉靖二十年杭州昌化縣長亘五十里竹葉之間筴絡成穠而實焉採之而舂得黑色碎米炊之而食味少澀而飽人和飴爲餅餌最佳其地時遂就豐熟又見傳云竹實如糝子味食之清涼滿口故謂鳳凰食也此恐不然

七修類彙卷五

奇譚類

五

周宣靈王

錢塘南良里有周宣靈王之廟或歲誕日忽來青蛙卽俗田雞但脚尖圓而青綠之色至深一枚好事者取置他方明日復至弘治間隣火見王於焰中救之嘉靖丙午火復切廟又見衣紅者坐殿頂亦異也

鬧幾場罵不休

景泰間朝廷銳意欲修續綱目督促翰院因各薦外臣相知者入纂時丁叅議理與宋尙寶懷因爭一事

尚氣失色忿詈於館中時有一詩云叅議丁公性太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僞言汚玉堂同輩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爲修書開幾場又吾友編修金美之未仕時爲外家張氏作誌謹依金石之例不書婦姓婦家乃俗夫也意編修爲輕已而背言詆之其友張教諭子興口占長短句嘲曰張翁墓誌金生執筆不書婦氏婦家稱屈金生自謂能文字纔動筆時便忍氣韓退之柳柳州蘇東坡歐陽修當時墓誌做多少畢竟門前罵不休右二事雖一時戲言大抵修書必須日久而用人必得實學庶使事不錯而文精也苟拘以官法執筆者非人書必無成也聞當時亦徒爲一番耳又無位之人不當輕與人作文徒爲人嫌美之後貴求文者動以數金而未得人不惡之是可占矣

顯應 天妃顯應

天妃莆田林氏都巡君之季女幼契玄理預知禍福在室三十年宋元祐間遂有顯應立祠於州里至至元中顯聖於海護海運萬戶馬合法忽魯循等奏立

廟號天妃賜太牢洪武初海運風作漂泊糧米數百

萬石於落際

落際言水往不可回處

萬人號泣待死矣大叫天

妃則風回舟轉遂濟直沽而後又封昭應德正靈應

孚濟聖妃娘娘之號自後海舟顯聖不一四方受恩

之人遂各立廟故今在處有之也特述其耳目所知

者一二吾杭永樂中百戶郭保海運遭風一旦晝如

夕者似三晝夜矣舟人泣天許以立廟頃刻遂見天

日成化間吾杭給事中陳詢欽命往日本國至大洋

風雨大作舟將覆矣陳禱天曰子命已矣如君命何

七修類彙卷五十一

奇譚類

七

遠見二紅燈自天而下若有人言曰救人不救船則

燈至舟上有漁舟數隻飄泊而至遂得渡登山卽語

曰吾輩爲天妃所遣此山自某地去可幾日至廣東

也但多蛇難行今與爾盒藥敷足則無害矣已而果

然復入京領勅又行下舟時夢天妃曰賜爾木此回

當刻我像保去無虞也明日有大木浮水而來舟人

取之乃沉香至今刻像於家嘉靖甲午朝命給事中

四明陳侃封琉球開舟明日颶風大作柁折舟將覆

矣舉船大呼天妃但見火光燭船船卽少寧明日有

粉蝶繞舟飛不去黃雀立椀食米食盡頃刻風又作
舟行如飛徹曉至閩午後入定海也神實不可掩也

戲對

正統間杭教授陳某年長而髮鮮矣時方伯艾英最
爲多鬚乃舊知也艾故以一事籠絡之教授乘氣進
司與講艾乃謾曰陳教授數莖細髮無髻可施陳隨
口應曰艾方伯一臉鬚髯何須如此又成化間司馬
陝西楊鼎一日與司寇福建林聰會坐林戲曰胡兒
十歲能騎馬蓋楊多鬚而年少之故楊答曰癩子三
年不似人林在位已久而閩地有癩也

盜竊書

友嘗借予詩林廣記楞嚴經其家爲盜入西廂因犬
吠而所竊無幾明日子過訪之主人曰并子之書去
之矣子因諷一詩以自解西廂月黑夜沉沉盜入君
家犬吠紛却把詩林經卷去始知盜賊好斯文

劉長生

萊州有神山洞乃郡人劉長生學仙處也有石像臥
榻面有小竅水出不涸郡人云舊有太守劉姓者見

石像面有贅疣命工削平後劉面生一瘡如削狀祭之方愈今創處長有水出故今陳尙書洪謨有詩云面帶微痕淚若流可憐太守過爲謀仙家慣說能屍解一石緣何念不休可謂得詩人之諷也

三笑事

嘉靖庚子杭有穩婆爲人收生反生子於產家而醫人因急症死於病家者又有蔡倉官權巡捕而爲強盜劫掠一時畏盜口稱爺爺好事者作一絕曰穩婆生子收生處醫士醫人死病家更有一般堪笑者捕

七修類稿卷五十

奇詭類

九

官被盜叫爺爺

報應

報應之事決有但皆假手他事展轉見之遲速不同所謂有記性沒急性也獨本朝編修岳正得罪朝廷以家產盡給指揮季鐸鐸據門不論男婦搜檢放出人怒其橫而無禮岳內亦受辱也無何岳宥復官而季鐸得罪朝廷英廟以其家產乃岳正者卽復給之所得數倍於前而家人之辱季氏婦女尤甚焉此真

可笑

荒年轉語

嘉靖乙巳天下十荒八九吾浙百物騰湧米石一兩五錢時疫大行餓殍橫道予金玉泉珊除夜作二轉語詞雖近戲事則實焉錄之不惟見時之荒亦足發人之一笑耳年去年來來去忙不飲千觴飲百觴今年若還要酒喫除却酒邊酉字旁飲水也年去年來來去忙不殺鷺時也殺羊今年若還要鷺喫除却鷺

邊鳥字旁

殺我

金有定數

七修類藁卷五

奇譎類

十

徽州知府鄧繼曾四川資縣人云給事時其親某曰君方入仕切忌苟利予巡按雲南時至一地身如芒刺不可睡意恐有冤欲訴秉燭獨坐突有一人在前叱之察院深密汝何人可至耶應曰我非人爲君守財神也待之已久予曰金何在神以座下是矣視之磚下白金千兩因語我爲御史可置此物行耶能爲我送歸否神曰但要鄉貫票帖耳如言寫帖焚之人遂不見將復命有同年某主事丁憂於家進院告曰子貧兄能助否因以保舉一官言子允之主事曰謝

禮五百金請受二百予方難之主事曰不受是欺我
否則亦忘也不得已受而歸家數日後辦三牲靜夜
將禱前事則原神復至矣出其金止八百兩予問之
何少焉則曰前某主事者是數也悚然謝之未嘗告
人今年八十君至親仕途且遠洩此以見定分有數
也鄧因語幕僚鄭彥充鄭問御史主事姓名則曰過
則當爲人掩其子孫正在仕途鄧言時嘉靖戊戌年

肖祖

集異記載蕭穎士貌似鄱陽忠烈王事蓋以盜曾發

七修類稿卷五

奇譎類

十一

王之塚見穎士肖王故也又郭頌世語云魏黃初盜
發吳芮塚見芮屍如生後盜遇南蠻校尉吳綱曰君
形貌何類長沙王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綱矍然曰是
先祖也今記吳王至綱四百四十年而穎士至忠烈
王二百八十年矣唐薛用弱云三五世後子孫必有
一人肖祖者諺云外甥似娘舅水木本源此豈非其
驗歟

事相同

坦齋筆衡云趙鼎乃李德裕轉世俱壽六十二宣和

遺事云高宗乃錢鏐轉世俱壽八十一事雖荒唐四
人德位不殊壽復相同殆非偶然也若大聖人與朱
文公皆庚戌生亦奇也

人化虎

王充論衡多篇引魯公病而化虎之說及漁樵閒話
載劍州李忠因病化虎其子驚懼虎將食事予意世
之變化者多矣有情無情皆物也人之一變遂失本
性哀哉昨聞表兄諸二云成化間餘姚通德里有王
三者每與孫臥至半夜去將曉方回冬月則半體冷

七修類彙卷五

奇詭類

十一

濕孫甚不堪因語其父父疑其從盜也俟其去時踪
跡之忽一夜開窻將出啓燈視之已變爲虎而足尙
未全把其足則逸而去矣遂不復回後人於山中每
遇傷足之虎遂哀求曰三老官竟咆哮去此與夷堅
志黎道人殺變狗婦人相類不知一晝夜時倏忽爲
人獸者此何理也

胡楊前定

吾杭胡靜菴先生世寧少將習舉業其祖恐其無成
召仙問之仙批官至兵部尙書嘉靖戊子果陞前官

予見其姪而戲曰只恐令叔先生不久宦途矣不數月果致政回吾友楊僉事祐進學時隣有裁衣匠夜夢人喚問其人曰我楊僉事家也明發則楊家喚做藍衫匠人曰官人必做僉事嘉靖辛丑楊官僉事子與戲曰官止矣不若陪吾林下樂也別一年則聞死任是知一定而不可逃

掘地得人

予嘗笑談圃載元豐間修城掘得一物活而如人但無眉目或謂之太歲正德末崇德地名高田村民家掘地得活小兒卽時燒死此又不知何異也

不知畫

嘉靖初南京守備太監高隆人有獻名畫者高曰好但上方多素絹再添一箇三戰呂布最佳人傳爲笑余曰此中官宜然聞沈石田送蘇守五馬行春圖守怒曰我豈無一人跟者耶沈知另寫隨從者送入守方喜沈因戲之曰奈絹短少畫前面三對頭踏耳守曰也罷也罷

季迪二夢

國初高季迪蘇人也詩文爲一時所宗其文集載志
夢一篇乃其遷官授命歸鄉之事無一不驗自敘得
於恍惚吟嚙之間而可徵未至者無少忒焉人事豈
偶然者與余又聞其致仕後又夢一人執其手書一
蘇字囑之曰爾必見殺於此人後凡蘇姓者皆不接
見及本府太守魏觀嫌府治反居衛之右手不稱文
東武西之位遷於張士誠故址衛官誣奏太守欲復
吳王之業太祖召至斬之高因爲太守作上梁文併
棄市予考其傳亦曰不得已爲魏觀客辭歸悒悒淹
蹇死文集又曰不幸爲故人得罪沒於京似皆憐而
爲諱之之詞且同時浦長源挽高之詩有鼓罷瑤琴
卽解形蕭蕭日影下寒城之句是所聞之夢不誣禱
矣詩

異寶

嘗讀春緒紀聞有人蓄碼碯大硯注水硯間則水中
有一小鯽游泳可愛去水則無也夷堅志亦載人有
銅盆凡水注滿則雙鯽撥刺出水矣無水無之子未
之信後杭醫朱某家造墳得土中二磁碗偶注酒於

中則頃刻有綠苔浮滿酒中意其不潔所致及滌淨
復注亦然飲之又未嘗有物也于女夫家有礪石水
盆架於天井中水滿則綠苔浮面去水則無惜今碎
敗不堪蓄水與古人所載魚事相同不知此爲何等
異寶

七修類藁卷五十終

七修類藁卷五十

奇譎類

十五

七修類藁卷五十一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譎類

八十九

正德丙子浙省秋試場中已定草榜提調叅政王翊
桌下偶遺一卷視之頗佳視原批亦大稱許乃第三
場者也遂令對號檢其前場則已爲外簾批倒然展
玩間心以爲好袖語監臨鮮冕鮮曰足可壓榜中者
之半焉遂對經易爲八十九名開卷乃仁和王一槐

七修類藁卷五十一

奇譎類

一

也人以為若遺前場則王未必取王不語監臨則八
十九名未必易此非其數耶至丙午科草榜亦定但
俟明晨揭曉矣是夜監臨楊九澤夢一知府至室楊
曰此地此時汝可進耶知府對以有卷未填故來告
知覺遂於坐隅得卷自謂文好且奇五更語其事於
提調監試者諸官未有言則閤內簾馮主試有請楊
至馮曰適夢一生員披朝服告曰吾卷已爲楊繡衣
取矣願贊成之予問其名則曰致字號也楊笑而對
以前事且曰監試提調之不言意以爲私耳今當拆

卷視號回語諸官拆卷果乃致字因對經易名亦八十九也乃蘭谿縣鄭國寶易去者餘姚胡翰因致獎勵以褒之嗚呼前之易固奇也後之夢果孰主耶八十九名非一定耶

宋興亡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帝昺爲元擄已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已卯宋亡于厓山宋興於周顯德七年周恭帝方八歲亡於

七修類稿卷五十一

奇蹟類

二

德祐元年少帝止囚歲諱昺顯德二字又同廟號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元何其事事相符豈亦報應之說耶

虎災

嘉靖丙午杭之屬縣有山處虎則成羣白日人民家傷人道路不敢獨行雖附城之市井亦至也死者不可計且不可殫餘杭尤盛地名上臯有土神徐令公每附人言禍福最靈縣尉許賽猪羊捕之旬日得六

虎焉遂宰牲以祭然牲既殺而毛不能去衆方駭之
巫忽作神語曰上天降灾吾爲民逆天遭譴本所甘
心部下壯士寧不使一飽耶牲禮非數百斤不可也
於是復益而後享予意連荒二年丙午秋少熟又多
虎灾觀令公之言豈非其數乎

三韭三白

昔人請客東以具饌二十七味客至則惟煮韭炒韭
薑醋韭耳客曰適云二十七味何一菜乎主曰三韭
非二十七耶錢穆父嘗請東坡食晶飯子瞻以爲必
精潔之物至則飯一孟蘿蔔一碟白湯一盞坡笑曰
此三白之爲晶耶相對闕然三韭三白真可爲對

鵲橋

鵲橋之說洪景盧辨之精且當矣而癸辛雜識又載
楊纘繼侍姬田氏與婢七夕見仙騎鶴之事則又符
於王喬者然猶紙上陳言未足爲信吾友王員外一
槐尹湖之日七夕停舟劉家溝見隱隱二條如旛非
旛如龍非龍閃耀空中當驛門數丈之上或分爲二
或續爲一往來不定亦隱隱惟聞萬鵲噪雜之音或

時明聞一二聲飯頃雲氣紛郁香霞滿空飄小雨數點而散意真有鵲橋之事也此又不知何也

少保吏筆對

本朝少保于公謙幼時其母梳其髮爲雙角日遊鄉校僧人蘭古春見之戲曰牛頭喜得生龍角于卽對曰狗口何曾出象牙僧已驚之于回對母曰今不可梳雙髻矣他日古春又過學堂見于梳成三角之髻又戲曰三角如鼓架于又卽對曰一禿似搗槌古春遂語其師曰此見救時之相也

墓誌載古春爲此也

後爲弟子

員接巡按三司坐一寺中有指殿中之佛曰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可以爲對也在座者曰可令小秀才來對時于對曰一介書生攀鳳攀龍攀桂子旣對而出寺衆軍官問曰何以對之于卽曰兩衛小軍偷狗偷雞偷菟菜此皆可謂絕倒也

孟密鬼術

雲南孟密安撫司卽漢孟獲之地朝廷每歲取辦寶石於此其地夷俗鬼術甚駭有名地羊鬼者擅能以土木易人肢臟當其易時中術者不知也憑其術數

幾時而發發則腹中痛矣痛至死而五臟盡乃土木
或惡人不深但易其一手一足其人遂爲殘疾又有
名撲死鬼者惟欲食人屍骸人死親朋鑼鼓防之少
或不嚴則鬼變爲禽獸飛蟲突入而食之矣皆不可
以理喻者嘗讀演義三國諸葛七擒孟獲蠻夷多有
怪術於今驗之果然今孟獲子孫尙繁

蘇陳酒令

昔東坡酒令一曰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曰
光武師渡滹沱河旣濟未濟一曰劉寬婢羹汚朝衣

七修類稿卷五十一

奇譎類

五

家人小過坡曰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
畜當時指荆公也本朝陳詢忤權貴謫之同僚送行
衆爲說令陳循曰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
遠上寒山石逕斜高穀曰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
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詢自言曰轟字三箇直黑
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吁蘇陳二人俱有
意爲口舌故起而復蹈也

方陳報應

嘉靖丁未夏杭海寧縣雙廟巷民方林素不孝一日

母怒曰我當懸樑以謝汝遂以襁接脚以繩掛梁兜
項而勢將縊也是恐嚇其子冀其改過不料子卽去
襁而身爲氣絕子遂掩人以急病貯棺明日其子若
綁縛狀跪伏樞前口稱阿姆阿姆晝夜不絕水穀不
進者半月顛狂而非人矣其年吾友前衛右所百戶
白鉞統卒啓運運卒有黃陳二人每同臥起黃有白
金二兩書繫身而夜置榻陳知之也一日早起扯舟
而忘其所繫偶爾失聲陳聞而意其失取矣移時托
以腹痛下舟竊金而棄金包於水黃晚失金指陳曰
此獨爾知爾先下必爾盜吾物也陳遂誓天曰褻神
靈惡聲無所不至白雖檢其囊而嚇以刑終無所得
陳之誓語尤篤焉如是者閱數月黃偶起草薦則金
包帶水在陳枕下因持包大叫於衆陳卽失色吐其
實情惶愧就縊者數次白回告子子意善惡一念通
於神明一歲之中二事如此可不畏哉

道號

昔黃慈湖曾有一書與人辯道號之稱及世俗取者
之多子嘗讀之罔然念子思孟子稱孔子亦曰仲尼

未聞號之稱也近世諂諛卑佞之習尤勝似又非黃
慈湖之時比也二三十年之間鯁生小吏亦各以道
號標致况有一命者乎然皆忘其名與字可笑也舊
有一詩云孟子名軻字未言如今道號却紛然子規
本是名陽鳥更要人稱作杜鵑正可以嘲今日

菱荷妖

予見張東海弼誌松江董序班墓云成化丙午八月
十二日午時天正澄霽市人見空中駕一舟自東而
西又折而東落于董之樓屋衆視之乃菱所結舟也

七修類稿卷五十一

奇詭類

七

因駭之後語及于吾學教諭廣西宋君佐宋君曰嘉
靖辛卯荆州當陽縣地名沙寺市人偶見水中一舟
載人遠來可二三十登岸則舟乃大荷葉也人方駭
之而舟人卽至一大家求食與錢不應卽毀瓦畫墁
與之敵焉則自殘其體其人終不能傷遂沿門擾之
官府亦無如之何擾將月後不知其所往予時正署
學于彼也予方以爲果有而皆術如騎草龍之事也
松江之舟未必無人或遇正神所衝委而去耳

雷震人死

嘗聞震死之人有硃書背三口曰火如此四字人無識者後有人云此米中用水四字特去中之直畫耳子則以爲好事者爲之也昨浙省都司周恒齋毫人也云其鄉果有硃書批背三行而字不識者又有自見紅旗于盥盆數日後人聞空中云不可錯不可錯紅旗者是也遂擊死據是則雷之擊之者皆神之有意者矣然則擊木石者又何爲哉如酉陽雜俎所紀怪誕者又何爲哉嗚呼不可謂無亦不可謂有此不測所以爲神也

義娼

天順間楊昌平俊范都督廣爲石亨所構誅皆非其罪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楊又挺身連曰陷駕者誰吾提軍救駕者殺之天平一娼縞素而來楊故狎之者楊曰汝來何爲娼曰來事公死楊曰無益于我反累汝也娼曰我已辦之矣亦大呼曰天平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旣死娼慟哭吮頸血以針線紉接于項顧楊氏家人曰去葬之卽自縊于旁矣噫予觀娼意當時必料官司收而奏之必有大言以聳動乎人主故

視死如歸曰我已辦之矣嗚呼惜不見其行又不知其名何娼之有若人哉真可謂奇也書之俟其知事之悉者補傳

三脚猫

俗以事不盡善者謂之三脚猫嘉靖間南京神樂觀道士袁素居果有一枚極善捕鼠而走不成步循簷上壁如飛也道士因善篆刻士夫多與交吾友俞亭川亦嘗親見之也

有無你我

七修類彙卷五十一

奇詭類

九

吾杭舉人張洽未中進士時一日照鏡見鏡中之貌另一人也口云有你我無你無我驚以語人莫知也明年辛丑赴部中途與一舉人同車想像酷似鏡中所見問其姓名又同乃會稽張洽也遂言前事二人遂以此行中則同中下第亦必同矣揭曉果皆甲榜杭者選南部主事而會稽者選北道矣不二年杭者死于任而會稽者死于家因思此與唐之宰相宋璟每每鏡中見有相字者切同此真可謂怪也

判子詩

京師宣武門外有寺曰歸義凡士大夫送行多于其
間嘉靖間刑部副郎蘇志阜一日餞客先至僧房壁
間有李鎮所畫判子一幅迺脫靴爲壺令一鬼執而
投之一鬼執酒壺於判後竊飲之蘇因暇戲題詩以
嘲云芭蕉秋影送娑娑醉裡觥籌射鬼魔到底不知
身後事酆都城外更如何蘇友高東谷時爲光祿少
卿夜夢綠衣使者揖曰蘇司寇嘲戲太重求爲解之
次日高告於蘇蘇思而告其歸義之故兩人相笑別
去高復夢綠衣曰我以公與蘇司寇交厚專爲求解
何置不言高明日顓往蘇處特拉同至歸義復題云
蟠桃之竊酒頻傾總是區區兒女情莫道不知身後
事目光如電照幽冥是夕綠衣復謝高卿吁是何怪
之若是耶

鄭啞巴

正德間揚州江都縣鄭某因啞而人稱爲啞巴一夕
至南門偶見空中光曜仰視則天開眼也隨拜隨喚
人觀不覺其聲之出口自是不啞予以人舌短縮則
不能言豈因一拜於天遂有音聲聞未爲信後聞揚

州曹進士守真云啞者迺其父之識果然

二徐異識

宋徐積節孝先生耳聾終日獨坐而天下事無不知
本朝蘇人徐禎卿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

七修類藁卷五十一終

